

# 莫言：会尽快从喧嚣中解脱出来

□记者 孟庆军 逢春阶  
杨国胜 兰传斌 报道

本报高密10月11日讯 11日晚7点多，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后，高密市的街巷上响起了欢快的鞭炮声。晚9点，莫言在一种喜庆的气氛中，在记者的簇拥之下把气氛烘托到高潮。

面对记者“今天您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出来回应”的追问，莫言说：“我要跳出来就成了滑稽剧了，网上有挺我的，也有批评我的，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面对苦寻了一天甚至几天的记者，莫言一如既往的平静。他说，“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吃饭。以前基本上没想到过，可能性太小。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点吃惊，因为全世界有这么优秀的伟大的作家，都在排着队等候，要轮到这么一个相对年轻的，可能性很小。”

相对于记者对莫言的等待，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的等待时间更为久长，也更急切。莫言表示，“能够荣获这个大奖，对我个人是个巨大的鞭策。”但他同时强调，“诺贝尔文学奖是重要的奖项，但并不是最高的奖项”，自己要“尽快从热闹喧嚣中解脱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

此时，莫言获“诺奖”的消息已铺天盖地，记者、专家、作家，乃至出租司机或者小商小贩，都把这事挂在嘴边。对于这个奖项对自己的影响，莫言幽默地说：“对我个人的影响，是这段时间要接待记者”。

莫言从高密东北乡走出去，却在这片土地上打下一眼井，最终通向大海，并且赢得了世界的认可。莫言表示，“我的故乡和我的创作是密切相关的，高密独特的民俗文化熏陶了我，也决定了我的创作视野和背景。”

诺贝尔文学奖对莫言的颁奖词说，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对此，莫言表示：“可能是我的作品的文学素质打动了评委。这是一个文学奖，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学。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超越了地区种族的界限。”

在回答“这么多作品中最喜欢哪一部”时，莫言巧妙地说：“一个母亲不能说最喜欢哪一个孩子，说最喜欢老大，老二会不高兴，说喜欢老二，老三又不高兴。”

说起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热门人物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莫言谦虚地说：“他创造了独特的文学，他的作品非常优秀，完全具备获奖资格。”

大众日报记者现场拿出了1988年刊有莫言代表作《天堂蒜薹之歌》的老杂志，莫言甚是感慨。谈到文学的批判性问题，莫言表示：“一个作家应该立足写作，立足写人，应该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因此，他的描写自然带有批判性，真善美也要歌颂，批判也是个重要的功能。”

最后，莫言通过记者向大众日报的读者问好。



▲10月11日，作家莫言(左)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山东高密接受媒体采访。 □新华社发

## 谭好哲教授评莫言获奖： 中国文学的一个里程碑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逢春阶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作协副主席谭好哲，在莫言获奖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当这一喜讯传来的时候，谭好哲正随中国作协作家采风团在他的老家栖霞。当时在一起的，有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柳建伟，著名作家赵本夫，辽宁省作协副主席孙惠芬，电影《山楂树之恋》的编剧肖克凡，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编剧石中坚，还有衣向东、杨桂峰、刘庆邦、张陵等作家。谭好哲说，大家在第一时间得知莫言获奖的消息，无不感到高兴异常，认为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同时也是中国作家的光荣。

谭好哲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文学界对中国文学高度认同的体现。它表明，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长，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正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这既是莫言以其出色的创作成就所应该获得的一种奖励，同时也表明中国文学在经历改革开放之后真正走向了与世界的双向交流，并且在这种双向交流过程中得到了他人的认可。

谭好哲说，莫言语言上的张力，汪洋恣肆的情感和想象力，在中国作家中比较少见；同时，莫言还是一位放眼世界的作家，他从创作之初就主动向西方一些大师学习。他的这种学习，并不是去简单地模仿，而是把从西文大师那里学到的东西很好地同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有机结合在一起，因此，莫言的作品，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 法兰克福书展掀起莫言热

10月11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摄影记者拍摄莫言小说《檀香刑》德文版。当日，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诺贝尔文学奖，正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掀起一股莫言热，所有有莫言作品的展台都被记者和观众挤得满满的。 □新华社发

## 高密东北乡土坷垃里走出来的奇才

——杨守森教授点评莫言

□本报记者 逢春阶 杨国胜

10月11日晚11点，本报记者专访了著名评论家、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杨守森教授。杨教授长期关注莫言的创作，他说：“听到莫言获奖的消息很高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他能获奖，只不过是哪一年的问题。我表示衷心祝贺。”

杨守森说，莫言确实是中国新时期文坛出现的奇才，怪才，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二十岁以前是在高密东北乡的坷垃里度过的，骨子里是个农民，在部队生活中接受的大多也是正统文化的熏染，但在作品中，却表现了敏锐的现代文化哲学视角和鲜明的现代派文学风采。

杨守森说，莫言坚定地立足高密大地，以自己一个农民之子对故乡乡土人情、文化精髓

得得天独厚的深切体验，吮吸着故乡大地的雨露精华，孕育着自己手中的艺术花朵，为了显示与故乡大地的血肉关系，他甚至径直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确有其地“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真实的地理称谓；他径直发生于故乡大地的真人真事糅进了自己的伤口之中。也许正因如此，有人将莫言视为普通意义的以开掘地域文化为己任的“寻根”作家，甚至断言莫言骨子里仍是个农民，始终没有摆脱狭隘农民意识的束缚。在我看来，这些见解是有悖于莫言的创作实际的。

“事实上，莫言虽然立足于高密，但他决没有局限于高密的地理空间；他虽然执着于故乡的土地，但他决没有囿于封闭的农民意识，而是力图以现代文明为尺度，小心翼翼地挑选和改装有关的民俗材料。”杨守森说。

杨守森认为，莫言对高密大地的艺术再造还

表现在，他笔下的神秘色彩，已不再是这片土地上固有的原始形态的、不可理喻的灵物崇拜与民俗信仰了，更不是一种夸张的、拟人之类的普通意义上的表现手法，而是浸透着莫言从宏阔的现代文化视野出发，对人性、人的历史、人的价值以及人生本体之迷的深思与探索。

作为莫言的好朋友，杨守森说，莫言本人看上去不苟言笑，很内向，细眯的眼睛中透露出孤傲不羁的神态。实际上很豪爽，膀阔腰圆，能喝酒，不过现在不喝了，算得上一条壮实的高密汉子。见过他本人之后，他更会叫人疑虑：他作品中那些奇异多姿的感觉，尤其是那些女性般纤细入微的感觉，果真是出自这样一位壮汉之手吗？

杨守森最后说，莫言没有辜负红高粱大地的深情。高密应该以莫言而自豪。  
(本报高密10月11日电)

## 柳建伟：14年前预测莫言获“诺奖”

□本报记者 逢春阶 杨国胜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著名作家柳建伟12日凌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身在栖霞的他兴奋地说：我太高兴了，14年前我就写出第一篇预言莫言和阿来是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作家。莫言的《檀香刑》发表后我又写了《永不垂朽的声音》，我说莫言必然要获诺奖，现在不给他得，是评委会的问题，不是莫言的问题。后来他又写了《蛙》、《生死疲劳》，那就更应该得了。他要是不得的话，也就和大文豪托尔斯泰、卡夫卡、乔伊斯一样，成为文学界的遗憾。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一点意外都没有，今年跟他竞争的和去年跟他竞争的都不如他优秀，他是实至名归，我是去年茅盾文学奖的评委，

我和许多评委坚决的支持莫言的《蛙》得奖。《蛙》中透露出的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是一个伟大作家所必备的。

莫言去年获得茅盾文学奖，说明国内文学界对莫言的评价，和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际对他的评价是一致的。去年中国作协换届，莫言高票当选副主席，说明国内文学界对莫言是高度认可的。

莫言靠什么得奖，国内三条，国际三条。我认为，国内：1，国内他的文学成就是最优秀的，2，莫言的艺术才华在同时代的作家当中是卓尔不群的，别的跟他相提并论的人不多。3，莫言对中篇、长篇、短篇三个体裁都驾轻就熟。短篇当中的《枯河》、《白驹过千架》，中篇《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长篇《檀香刑》、《丰乳肥臀》都是上乘佳作。

国际：1，上世纪80年代小说改编成的电影

《红高粱》，获得西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这是中国作家真正走向世界的标志。2，莫言是1985年、1986年寻根文学的主将，他的革命性在后来两年被余华、格非、孙甘露等先锋文学所暂时掩盖，但江南的这几个才子革命性到1992年之后就妥协了，唯独莫言把这种革命性坚持下来，坚持得非常彻底。西方认为20世纪的小说在描述技术的革命性莫言成为一面旗帜。3，三部长篇《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生死疲劳》是具有超越意义的。

我上个月参加一个作家代表团去北欧等地已经知道莫言的影响力，比如他的《生死疲劳》写的是中国人的故事，但是其哲学基础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西方的同行认为写这样题材的作家，要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文学的耻辱。

(本报高密10月12日电)

## 纽约时报：莫言获奖打破欧洲作家垄断局面

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中国作家莫言。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头条位置报道了这则消息，报道说，在过去十年，莫言是被出版商所偏爱的三个作家之一，用来打破批评家所指出的诺贝尔文学奖被欧洲作家所垄断的局面。

报道说，中国作家莫言获奖是为一周的诺贝尔颁奖的文化高点。自1901年以来，共有104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去年获奖者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勒默(Tomas Transtromer)。瑞典学院去年称，他创作的15部诗集，通过“凝练、透彻的意向，为我们提供

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这个奖项值800万瑞典克朗，约合120万美元。报道引述评审委员会的说法，“莫言将魔幻主义与民俗小说，历史与现代完美融合”。

报道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也被出版商看作是最有可能性得奖的作家，但是评审委员会为奖项本身的不可预知而感到骄傲，评审意见五十年间都成功保密。

该报道采访了青年作家蒋方舟，她感到“挺兴奋的”。她说：“从文学修养上，文学作品上，莫言老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肯定是不够的。”

蒋方舟说：“我一直看他的东

西，觉得很好，他的文学水平肯定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现在的中国作家里，我也想象不出有第二个更配这个奖项的人了。祝贺他。”

作家孙甘露表示，自己这两年与莫言经常碰到，也曾开玩笑地和他说起过诺贝尔得奖的事情。他说：“能够得奖非常好。向他表示祝贺。”

莫言的作品像《红高粱》等都被瑞典文坛看重，而今年刚在瑞典成功出版的作品《生死疲劳》在哥德堡书展上被隆重推荐。莫言的代表作还有《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蛙》等。  
(据中新社)

## 中国作协发表贺辞 祝贺莫言获奖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中国作家协会11日对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发表贺辞。贺辞全文如下：

贺辞：

欣闻莫言先生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在几十年文学创作道路上，莫言对祖国怀有真挚情感，与人民大众保持紧密联系，潜心于艺术创新，取得了卓越成就。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莫言一直身处中国文学探索和创造的前沿，作品深深扎根于乡土，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灵感，从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命运和奋斗中汲取思想力量，以奔放独特的民族风格，有力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莫言的作品深受广大国内外广大读者喜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希望中国作家继续勤奋笔耕，奉献更多精品力作，为人类的文化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作家协会  
2012年10月11日

## 莫言在哪里

□本报记者 逢春阶

10月11日晚7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高密像过节，我们在市区听到了鞭炮声。我们都在寻找，莫言在哪里？

这几天，一直有个期待，期待着奇迹产生。多年不激动，像高考等分数；众友来短信，莫言能获吗？在高密，在莫言的故乡，大家都没数。

但我们觉得莫言到了收获的季节。可莫言在哪里呢？在高密市区，在高密的大栏乡，还是在北京？

10月11日上午，忐忑着从济南出发，我们要去的是莫言的家乡高密。

好多朋友觉得，采访莫言获诺贝尔奖，很不靠谱。有个作家说，莫言连百分之一的可能都没有。连我的家人都笑话我。说实话，我也越来越没信心，我都一度想打消去高密的念头。

我带着1988年1月的《十月》杂志，上面有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我还带着莫言的随笔《会唱歌的墙》、《小说的气味》。当然，还有他的一系列的小说。一大兜子“莫言”。

下午3点，我们到了莫言的故乡，来到他出生的土屋前，来自境外的报社、电台、电视台、网站各媒体方队内已经占住了位置在采访，一帮子年轻人围着一位老者，他是莫言的二哥，一个老实巴交的乡镇退休公务员，面对突如其来其来的阵势，显然不适应，但他知道诺贝尔奖，他的眉宇间，也显出一种莫名的激动。“我弟弟是个很调皮的人……有一年，我的表叔在老屋上挂了一杆枪，我弟弟觉得很好玩，一扣扳机，打掉了老屋的一块砖……”莫言二哥的右肩上有个小爬虫，一直伏在那里，像在倾听。

莫言老房子前面的杨树林刷刷拉拉响。莫言的二哥看了看前面，说莫言喜欢树，喜欢村里人的故事：“我弟弟写小说，在《红高粱》中，把我们村一个叫王义文的写进去了。王义文参加抗日战争打鬼子，枪一响，他就喊：我的头没了，我的头没了。司令官大骂，没有头怎么还会说话？后来我弟弟就把王义文写到小说里去了。把他写成了烈士。《红高粱》电影在俺村一放，王义文找到我弟弟，问，是你把我写到电影里去了？你把我写死了。我弟弟说，这是小说，不是你。老家人都原谅了他，他的好多东西，都是取材于老家，咱不会写小说，他说写上村里人的名字，就有感觉，就想起一连串的事。”

方言金在翻弄自己刚剥下的玉米粒，他今年66岁，是莫言奶奶的干儿子。莫言的奶奶是接生婆，接生下方言金，觉得这孩子跟她有缘分，就让他给自己当了个干儿子。自然的，莫言的父亲与方言金成了干兄弟。我问，你知道莫言吗？花白头发的方言金说：他姓管，不姓莫。小时候，不大爱说话，常见，后来当兵了，出息了，你们坐着小卧车来看他了，听说他在北京。他爹俺天天见，九十一了。俺兄弟俩很好。我们问，知道莫言要获诺贝尔文学奖吗？方言金说：俺不知道。

下午4点，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好多的文友突然来电话了，密集程度让我觉得是拜大年。此前没有。我们打电话给莫言的好多在高密的好朋友，统统关机。莫言获奖的消息越来越神秘。

记者们从莫言的老家，回到市区，开始等待。5点半，6点，6点半，6点40分，50分……大家都在期待着。当莫言获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所有的记者都起来了，为莫言欢呼！

莫言的发小、著名的“高密结巴”、密水街道退休干部王玉清说：“今晚，不——用睡了，天——才的莫言，勤——奋的莫言，世——界的莫言。”

莫言在哪里？都找不到莫言，有个人说，读作品吧，莫言在他的小说里，在他的文学世界里。

刚刚拿起他的书，要读，见到莫言来了，在晚上的9时许，微笑着。记者问什么，他答什么。  
(本报高密10月11日电)



▲10月11日，众多境内外媒体的记者在莫言的故乡老房子采访。